

歷史與空間

火光中的巴黎公社

■安立志

七年前首訪巴黎，很想到「巴黎公社社員牆」所在的拉雪茲神父公墓瞻仰一番。由於公務交流，行程受限，未能如願。今年4月，再度來到巴黎，隨團旅遊，個人服從團隊，只好再次抱憾。

導遊肖楠是個健談的小伙子，他介紹說，巴黎市政廳曾毀於巴黎公社的縱火，眼前的建築是重建的，他的說法讓我感到驚奇。在傳統教育中，談到巴黎公社的教訓，可以講公社沒有對凡爾賽及時發動進攻，可以講公社沒有果斷沒收法蘭西銀行，但從來不曾提過巴黎公社試圖縱火燒毀巴黎著名建築的「光輝業績」。

有資料記載：1871年5月23日，法國政府軍攻入巴黎，公社當局面臨失敗，遂下令焚毀巴黎的各主要建築，包括羅浮宮、盧森堡宮、歌劇院、市政廳、內政部、司法部、王宮以及香榭麗舍大街兩旁的豪華酒店和高級公寓樓，「寧願見其消亡，也不留給敵人」。

在這一口號的慫恿下，12名公社社員於23日晚7時攜帶焦油、瀝青和松節油，至杜樂麗宮內縱火。大火燃燒了兩天，至5月25日方被政府軍和巴黎消防隊撲滅，但宮殿建築已全部焚毀，只剩下外殼，但存放有大量藝術珍品的羅浮宮主體建築奇跡地倖存下來。幸虧這次縱火沒有完全得逞，如若不然，今天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哪裡還會看到如此之多美輪美奐的古典建築與藝術殿堂。

關於公社社員試圖縱火燒毀巴黎著名建築的史實，蘇聯學術界試圖為之辯解，「烈火和煙幕成了公社社員在即將來臨的一天(5月24日)躲避全面圍剿的唯一手段，成了他們進行有效防衛的獨特方式。然而，這場大火卻成了凡爾賽分子指控公社社員企圖燒毀整個巴黎、對巴黎勞動人民進行殘酷鎮壓的借口。」(《1871年巴黎公社史》)不過，這樣的辯解，恰恰說明公社社員確曾縱火的歷史事實。

馬克思也為公社作過辯解。巴黎公社失敗不久，馬克思首先承認：「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犧牲時，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紀念碑付之一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然後，筆鋒一轉：「公社把火當做最嚴格意義上的防禦工具來使用。它使用火是為了不讓凡爾賽軍隊開進歐斯曼特意修建成適合炮擊的那些又長又直的街道上去；它使用火是為了掩護自己退卻……況且防禦者只是在凡爾賽軍隊已經開始大批槍殺俘虜時，才開始使用火。」(同上書)這些強調與辯解，其實都證明了一個事實，巴黎公社在其失敗前的最後階段，確曾對巴黎的主要建築物實施了「火攻」。

巴黎公社運動實質上是一場工人起義，這已為巴黎公社的親歷者儒勒瓦萊斯(《起義者》)所證明。由巴黎公社的工人起義，很容易聯想到我國古代的農民起義，「寧願見其消亡，也不留給敵人。」這不僅是巴黎公社的口號，也是歷代中國起義軍的實踐。

秦始皇是一個大氣磅礴而又好大喜功的皇帝。「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剛剛統一天下，就開始營建宮室與陵墓，上林苑、阿房宮、鄴山墓……極盡奢華之能事。這些建築雖然不能與凡爾賽宮、杜樂麗宮相比，畢竟建於2,200多年前，也是令人驚駭的。沒想到這耗費無數民脂民膏的阿房宮，竟然「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項羽早年見到秦始皇出行時的排場與隆重，滿腹的羨慕嫉妒恨：「彼可取而代也。」



■巴黎於百多年前，曾被人作大規模縱火。

網上圖片

(《史記》)逐鹿天下，又遇到劉邦這個強勁對手，這繁華帝都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既然無法我用不上，那就誰也別想用，一把大火燒完了事。「項羽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由此可見，「寧願見其消亡，也不留給敵人」這句話，在我國，最早的實踐者也是起義者，那就是項羽。

唐僖宗廣明元年(880)，黃巢所部進入唐都長安，立馬黃袍加身，大封文武，要過一把皇帝癮。不料，各路勤王兵到，黃巢被驅趕出城。中和三年(883)，「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資治通鑑》)，可以猜想黃巢此時的心情。一旦發現長安城不再屬於自己，他也無師自通地體悟到「寧願見其消亡，也不留給敵人」的道理。《新唐書》的撰寫者在寫到黃巢焚燒長安時十分痛心，「自祿山陷長安，宮闈完雉，吐蕃所燔，唯衢街(巷)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註：此為同案犯)互入擄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啟宮而已。」(《新唐書》)這座漢、唐以來的千年古都、世界名城，一炬成灰，從此再與首都無緣。

由此可見，公社秉持的「寧願見其消亡，也不留給敵人」的想法與做法極成問題。在這些破壞者眼裡，天下萬物，都是獨佔的、排他的，都是非此即彼，不可與共的。世間萬物的所有者，不能為我所有，必然為敵所有，寧可讓其毀滅，「也不留給敵人」，從來不存在互利共贏，共同分享的現代理性，更不存在民族遺產、人類精華的現代概念。誠然，過去的皇宮禁苑及皇室珍寶，很難為普通民眾所共享，比如我國清代的圓明園與法國的杜樂麗宮。歷史在延伸，時代在進步。且不說，西方的許多王宮和城堡，已經成為觀光客的遊覽之地，北京的皇宮不也早是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為普通民眾的休息之所了麼？如同傳作義將軍這樣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不計榮辱，化干戈為玉帛，從而保護了一座數百年的歷史文化名城，這種行為起碼要比「寧願見其消亡，也不留給敵人」眼界廣大的多，心胸開闊的多。

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作出一個著名論斷：「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被理解為：必須摧毀或打碎現成的、舊的國家機器。國家機器是無形的，作為國家機器載體的建築物則是有形的，於是杜樂麗宮、市政廳、司法部等就在劫難逃。「文革」在許多方面打着巴黎公社的旗號，「砸爛公檢法」大概體現了「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思想。「十年浩劫」標榜的畢竟是「文化革命」，因此與文化有關的事物也就首當其衝，比如掘孔子陵墓、砸雲門石窟、毀佛寺道觀、燒名畫古籍……就成了毋庸置疑的革命行動。

字裡行間

■黃仲鳴

小說中的粗語

少年時愛看技擊小說，也曾習武，只嘆五分鐘熱度，甚麼拳也學不成。但小說中的一拳一腳，每看得心花怒放，精彩處，每擲書而起，手舞一番，可算癡矣。芸芸小說中，獨喜我是山人出道之書：《三德和尚三探西禪寺》。這書打鬥連場，一招一式，清楚利落；其實所最喜非此，乃是我是山人之三及第文字也。當中不避俗語粗語甚至穢語，「挑」之聲不僅不刺耳，反覺其妙。

如：「三德和尚哈哈大笑曰：『我挑！諒你武當派小子，有何能力而口出大言，我三德和尚道德高深，不配與你對手，我就叫師弟胡惠乾出來，又睇你如何殺法？』」我是山人沒有將我這細路教壞，反啓開文字之美，尤其是廣東話之生鬼活潑的大門。

後來看金庸的《書劍恩仇錄》，當看到第五回，紅花會好漢蔣四根忽然爆出幾句粵語粗口來，不禁眼前一亮，大為興奮。那幾句粗口是：「丟那媽，上就上，唔上就唔上喇；你地班契弟，費事理你咁多。」其後又說：「一班契弟，你老母……」這幾句穢語，金庸老先生改《書劍》三次，都沒有刪去。

這在一些道德之士來看，尤其是金庸要極力提升他的小說至經典的高位，這會不會成為不必要的「瑕疵」？多年前，曾為彭堂主的《小狗懶擦鞋》寫序，便說語言本無「穢」與「不穢」之分，端視當時的語境，和說者是何人。蔣四根的罵語，是射向清廷鷹犬；此時此候，不爆幾句本土粗口出來，又怎增其氣勢？又怎能不洩洩心頭之火？而三德本粗人，爆粗合情合理，此寫實也。

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中說：「語言文字的美醜是由題旨情境決定的，並非語言文字本身有甚麼美醜在。語言文字的美醜全在於用得切當不切當：用得切當便是美，用得不切當便是醜。」這番話的確是至理。陳望道決非冬烘。

同樣，我們看《紅樓夢》，看到第九回便有五个「禽」字。這個「禽」字，即是我是山人筆下的「挑」，也即是金庸先生筆下的「丟」；我是山人乃是借音，金庸卻是有根有據；余雲華《醜語大觀》(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說，「丟」與「禽」都是性交動作。「丟」，義同「入」，氾濫於粵港；而「禽」，流行於北京、廣州、蘇州一帶。由此而觀，寫「丟」，沒錯；寫「禽」，也沒錯，而且意象更為真切、震撼！大寫雅文的董橋先生也曾爆了一句：禽！



■廣東粗言入文，在這書中用得甚妙。

看來粗語、冒語用得其所，更為入木三分。日前與已畢業、任職媒體諸生相聚，大吐工作苦水，粗語不絕，此在校時聞所未聞也。我若無其事，毫不礙耳低頭大嚼。有女生奇而視我。我笑道：「用得其所，發洩一下心中塊壘，有何不可？」諸男生聞語，竟亂吐不休，忙制止，忙引陳望道之言說：「要看情境，不可亂說！」作者提供

遊蹤

■楊守玉

春天要看金達萊

春天要看金達萊，要帶着小姑娘好奇的、翹翹笑眼和一顆純淨清澈的心去看，就當是休閒時光，去尋一幅春的水粉。走進圖畫，你自然就成了風景。這風景漂移到夢境，夢的衣裳就綴滿了繽紛的花瓣兒。

春天要看金達萊，最好和心愛的孩子同去，那樣，你的前面就有了一隻小鳥興致勃勃、蹦蹦跳跳，滿山滿坡都有她的唧唧和驚訝。於是，山活了，花笑了，一叢叢、一簇簇，輕輕搖擺成流走的雲霞。

春天要看金達萊，要選擇細雨後一個明媚的早晨。周遭靜極了，只有你攀爬的呼吸聲和腳下一沙一石一土的簌簌滑落。出浴的花瓣兒未及躲閃，就和你撞了個滿懷，她們就那樣乍着膽子，讓貪婪的目光在美麗的胴體上放肆。

春天要看金達萊，老阿媽手捧金達萊，在市場一隅播灑陽光般燦爛的笑容，就像孤苦的奶奶看着她富庶的孫兒。買一束老阿媽的花吧，把她的輕愁插進溫馨的居室，一樣可以開出幸福艷麗的顏色。

春天要看金達萊，去感染一份常開常新的激情，用這份如火的激情點燃生活的濕柴，溫暖自己，也溫暖別人，讓所有的停滯和沮喪都煙消雲散，讓我們大步前行。

春天要看金達萊，一定要一山一山地看，一山一山地品。山山金達萊，山山各不同。哦，金達萊，你的血脈早已融入延邊人的身軀，化作姍紫嫣紅的精神色彩和一顆顆蓬蓬勃勃的心！



■山山金達萊。

艾貴生攝

詩詞偶拾

■廖書蘭

夜忘我，我忘夜

■司徒乃鍾 配畫

靜極的夜晚
花無語
蟲無聲
水也無紋
星星隱沒
月亮消匿

究竟是
人間遺忘了我
還是
我忘了人間
幽黑的深谷裡
我尋覓那曙光

花開自有花謝
潮漲自有潮退

我迷戀春天的花香
卻承受不了秋季的葉落
我喜愛湖水的清盈
卻不忍瞥見湖底的泥淖



來鴻

■羅大佐

陳忠實題字

4月29日那天午休時做了一夢，夢中人聲鼎沸，吵吵鬧鬧。醒來忽見報道陳忠實先生駕鶴西去，心不能平，淚不能禁，想起了他為我臥着題字的一件往事。

陳忠實是中國著名作家，名如其人，樸實、忠厚，對文學的堅持世之少有。他的短篇小說《信任》榮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後，一舉成名。然而他並不滿足，回到鄉下老家，用了6年時間，寫出了長篇巨著《白鹿原》，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豐碑。2001年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後，不為名驕，不為權傲，謙遜做人，平和低調，贏得了廣大讀者的稱讚和青睞。

我是1993年年底閱讀的《白鹿原》，當時這部小說剛出版不久，一讀就吸引了我，覺得這部小說寫得波瀾壯闊，歷史厚重，人物鮮活，情節精彩，寫出了一個民族一百多年的秘史。當時我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讀完後猜想作者一定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名牌大學教授。但2005年6月見到陳忠實時，只見他一身灰色的衣服，滿臉溝壑縱橫，樸實得就像黃土高原上一位飽經滄桑的老農，找不到一點點大作家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派頭。

那時我在四川天全縣委工作，擔任縣委外宣辦政府新

聞辦主任。那次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陳建功率領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采風團來四川采風，我們在成都金牛賓館大堂裡見的面。那一天我們就文學、人生、四川的風土人情以及《白鹿原》的讀後感聊了不少。最後，我邀請他為天全縣委外宣辦編輯的《中國作家看天全》一書題寫書名。也許是場地局限的原因，他的眼睛裡閃過一絲難色，但瞬間消失，很快答應下來，拿着我們帶去的宣紙和筆墨去了他的房間。

一個多小時以後，他拿着幾幅書法作品下來了。他說，由於房間裡沒有書桌，沒有鎮紙，他將宣紙鋪到地上，臥在賓館的地毯上題寫的，除了題寫書名外，還給我們寫了兩幅，字沒寫好，請多多包涵。看着那剛勁的毛筆字，想着一近60歲的老人臥在地上為我題字的情景，心裡感動不已。此後我們書信往來，電話不斷，陳忠實先生的言語，陳忠實先生的風趣，陳忠實先生的博學，對我潛移默化許多。今年年初，我還邀約了一位文友，準備哪天去西安看看陳忠實先生，沒想到未能成行他卻先一步走了，留下許多遺憾。

先生離去，風範永存。想起陳忠實，不僅再想讀一遍《白鹿原》，還憶起了他臥着為我題字一事。

古典瞬間

■馮磊

撕書記

好朋友深夜來電，說起幾件傷心事。其中之一，是個人的前途問題。他說，到了這個年齡，也許沒有升職的份兒了。但是，內心深處卻特別平靜。

他對單位的同事說，「你和你們不一樣」。大家感覺詫異，「你和我們有什麼不一樣？」在大家眼裡，他陽光上進，和大家相處關係融洽，談到業務是樣樣精通。這樣一個人，怎麼突然「不一樣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除了所謂主業，他還是個知識分子，內心深處早就甘於平淡了。工作上固然付出很多，但在是否能夠升職這件事上，態度是比較理性的。總有一些人吧，讀書愈多，距離現實社會愈遠。別人都在拚命鑽營，他們卻甘於平淡，以旁觀者的態度看待生活，確實難能可貴。

但是，這世上總有些事情是在互相轉換的。比如說，對一種愛好的喜與倦，對一種職業的愛與恨，以及對一個女人或者男人的離與棄。這種複雜的關係，有時是鑄劍者將鋒刃刺進了手掌，有時是不上進的學生砸爛教室的玻璃，有時是妓女對妓院的仇視……三兩句話，是說不盡的。

這世上，總有人與時代格格不入。所謂「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有時也是一種常態。付出或許總有回報，無奈生不逢時的人實在太多。司馬遷如何下

獄？曹雪芹如何舉家食粥？辛棄疾如何深夜慨歎？吳佩孚如何抑鬱而終？看淡了便好。

宋代的劉孟節，「篤好學，酷嗜山水，而天姿絕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這位先生品行高潔，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這種人生觀，難被主流社會接受。所以，他與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也就有了一些距離。

事情的真實面目往往是這樣的：一個人癡迷什麼，往往就因為這癡迷而發生諸多故事。古人鑄劍，或者練習劍術，往往最終為劍所傷；練習氣功者，多有人走入火魔；又有浪裡白條，最終死在水裡。所以，無數高人對於自己所嗜，是百般喜愛，又有百般忍耐，最終是百般傷害。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昨天和讀高中的孩子閒聊，談到我們兩代人之間的區別，大家感慨萬分。二十多年前，考上大學之後最終會分配工作，能夠解決衣食之憂。今天的孩子，讀大學只是自我充實與完善的一條途徑，終身競爭，終身學習已是正事的事實了。

高考剛剛結束，被考試傷害了千百次的孩子們都在忙着發洩。有小屁孩向我匯報說，他們班的同學在高考前一天將所有書籍資料全部撕碎，同一時刻來了個漫天飛舞猶如燕山雪花大如席子……我聽了之後大笑，覺得還是一代比一代強。